

## 【人生日历】

## 秧歌闹春

□凌寒

锣鼓一响,年味就浓了。

“没有秧歌不叫年”。在故乡烟台海阳,以前每到春节,几乎村村办秧歌。进了腊月门,组织者就这门进那门出开始张罗。然后,突然,“咚咚锵,咚咚锵……”的锣鼓声就会惊天动地响起来,孩子们则拼命往外跑。

乡亲们聚集在村头广场,敲锣打鼓,舞扇扭腰,一片欢腾。男女老少齐上阵,只要身体允许,有一颗喜欢运动、喜欢热闹的心就可以。平日里尊老爱幼,秧歌面前就只看水平了。见瘦弱的父亲打鼓无力,膀大腰圆的儿子把父亲推到一边,甩开双臂,鼓槌呼呼生风,把大鼓敲得震天响,赢得一片喝彩声。侄子教叔叔敲锣,叔叔总是找不准鼓点,急脾气的侄子忍不住怒目而视,大声批评。叔叔黧黑的脸油汗变红,深深皱纹里都淌溢出羞惭,但仍不肯退出,低声下气虚心求教。

大姑娘小媳妇,甚至五六十岁的大婶大娘们,拿着红红绿绿的扇子手帕,踩着鼓点风吹杨柳地扭起来。一招一式,一板一眼,丝毫不马虎不得。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这么多女人凑在一起,就是戏曲大联唱。那欢声笑语,能融化寒冰,让每个人的心都春意盎然。锣鼓敲得更响,舞步跳得更欢。

春节之前,只要不下雪,排练天天进行。山村的冬夜,路灯明亮,星月高悬。虽然寒气逼人,厚厚棉衣下的心却是火热滚烫的。不论多晚,总有热心的观众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观看,孩子们兴奋地追逐打闹,直到大半夜众人才依依不舍散去。

海阳秧歌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。它规模宏大,角色众多,“三进三出”“串街”“三拜九叩”,程序严谨,礼仪规范。秧歌有沉浑古朴、庄严肃穆的一面,但也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形式。

秧歌中箍漏和王大娘、货郎与翠花最受观众欢迎。王大娘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早魅所变,她变成村妇在人间兴风作浪,有一口宝缸可以护身,把人间的水都放到她的缸里,所到之处都是旱灾,土地颗粒无收。箍漏匠是南天门土地神所变,受玉皇大帝之命,到人间捉拿王大娘。天将想法把宝缸砸了,逼得王大娘找人锯缸,土地神趁机变身箍漏匠与王大娘周旋,最终将其擒住。货郎肩挑琳琅满目的货物,极尽诙谐,吸引村民购买日用品。村姑与货郎讨价还价,两人暗生爱慕。他们四人在场地中斗智周旋,你跑我追,眉目传情,向人们诉说着故事的来龙去脉,有意无意表露着自己的心思。

戏里戏外都是情,一年秧歌排练结束,也许真会产生动人的爱情故事呢。

丑婆与傻小子代表民间的形象。丑婆手拿洗衣棒槌,或持着破蒲扇、长烟袋。头戴寿桃,后面扎着个辫子。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,红艳艳的嘴唇、两腮和眉心,透着乡间老妇人的泼辣和滑稽。傻小子用红绳将头发扎成朝天锥,又傻气又可爱。他们没有特定的表演情节和内容,在队伍中动作滑稽,表演夸张,引起阵阵笑声。

一年排练秧歌时,大家公认应由村里一个丑媳妇来扮演丑角。但她人虽丑,爱美之心却强,因为丑角服装难看而拒绝,坚持当扇女。只好让另一个小媳妇扮演丑角。奇怪的是,那个小媳妇穿上丑角服装,却别有一番韵味。丑媳妇如愿成为扇女,但她舞姿僵

硬,经常手脚别扭,硬生生把柔美的秧歌变成了走仗仗队,依然是队伍中的“丑角”,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欢声笑语中,新年倏然而至。初一早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一响,每颗心就像小鸟一样扑棱棱乱飞,哪里有心细品饺子味道?队员们急匆匆化妆,穿行头。“听见锣鼓点儿,搁下筷搁下碗;听见秧歌唱,手中活儿放一放;看见秧歌扭,拼上老命瞅一瞅……”全村老少聚村头,欢欢乐乐庆新年。

老家村庄之间有用秧歌拜年的习俗。从初一下午开始,你来我往,互送快乐和祝福。

接送秧歌队需行“三进三出”之礼,双方大夫的“斗秧歌”十分精彩。他们后腿蹬(甚至蹲),前腿扑,重心下降到自己所能承受范围的最低点,甩子倒向左边,双手成作揖状,同时身体踏实平稳地上提、下沉,双肩激烈地抖动。最剧烈时,两大夫仿佛被罩进同一处狭小而透明的空间,在这既定的狭窄范围内,他们要把自己的技艺发挥到极致,以压倒对方,取得胜利。虽然相隔很近,但都只能“贴着自己的身儿”,选择适当的角度,前倾、后仰和抖肩,绝对不能触及到对方的身体,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而导致两村产生矛盾。这是一场双方身体素质和表演能力的较量!

当他们蹲下去时,观众们不由得也跟着矮下去,矮下去,屏住呼吸,目不转睛,内心里或叫好,或担心。直到分出输赢,所有人才长长地舒一口气,恢复了身形,兴高采烈簇拥着秧歌队进村。

喧天的锣鼓声早已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村民。乡村是熟人社会,即使十里八村,好多人家也彼此了解。一次秧歌表演,是一个村庄的集体亮相。场上扭得热火朝天,场下观众叽叽喳喳评头论足。谁家姑娘俊俏,谁家儿子英武,自然有了分晓。想当年,敲大鼓英俊的父亲就这样走进了邻村年轻母亲的心里。更有一些胆大的顽童,也混进队伍里,跟在丑婆或者小毛驴身后,惟妙惟肖模仿着扭起来。

“跑阵式”是秧歌中的高潮。伴随“快走阵”的鼓点,大夫带领全体人员不停变换队形,跑出“二龙吐须”“转波螺浆”等各种场图。此时,场上彩扇翻飞,花鼓如雷。庞大的队伍更加壮阔,急促的锣鼓更加激越,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“正月里来是好天,我们秧歌进了咱(村的方言),先问村长你可好,老少爷们你可安。”大夫的拜年唱词朴素而真挚,整个秧歌队依次向拜年者表达祝福,大夫行鞠躬或者“三拜九叩”之礼。被拜者连连还礼,脸笑成了一朵小菊花。秧歌是村与村的凝聚,人与人的沟通,情与情的交流。

海阳大秧歌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多次登上国家级舞台,但我认为真正乡村的表演才更能体现这种艺术的民间性和原始韵味。服装质量不精美,大红大绿大黄的俗艳,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满脸的皱纹和沧桑。这些整日在土地上忙碌的乡亲,此时忘记了劳作的辛苦,全身心沉浸在锣鼓声中,尽情地扭着,开心地笑着。在天地山野之间,祈天赐福,欢庆丰收,尽情表达对生活的挚爱和欣悦。

我也兴致勃勃挂上腰鼓,融入秧歌队伍中。当年擅长锣鼓的父亲老了,只能远远坐在墙角下观赏,但队伍里多了我和姐姐、儿子和外甥女的身影。

“咚咚锵,咚咚锵……”锣鼓声依然那么振奋人心。一年年,生命就是如此生生不息,文化也在代代传承延续。

## 【顺其自然】

## 过年最重是珍惜

□于瑞桓

中国是世界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,中国的文字、节气都散发着农耕文化的遗传密码。“无谷皆熟为有年”。“年”这个在现代社会的时量词,在古代却与农作物——“禾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甲骨文中的“年”,上面是农作物“禾”字,下面是“人”字,本意是五谷成熟满载而归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为:“年,谷熟也。”引申为一年的收成。进入冬季,地里就不再有农作物可收获,这一年就结束了,来年开春再进入新的纪年。“年”就成了年节、年代的时间单位。

从腊八开始就进入送“年”的倒计时:腊八粥祭百神;小年后“赶尘”“赶乱岁”“烧田蚕”“祭灶”“割羊肉”“洗福禄”“蒸馒头”,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顺利送走让人欢喜也让人忧虑的一年,祈祷再一个春天到来时,苍天厚土能给辛劳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果腹之食。在北方,“祭灶”还要很有仪式感地把关东糖(麦芽糖)塞进灶王爷的嘴里,好让他给老天爷说好话,保佑来年灶台上天天有饭煮。没钱买糖的人家就“一碗凉水三炷香”,告诉灶王爷“明年再吃关东糖”。除“祭灶”外,除夕的前一天,也就是年廿九,家家户户还要“祭祖”,民间也叫“请老的”,把去世的先辈请回家吃顿饱饭,破五后再送走。现在城市的街头,年廿九也能看到很多烧纸的人,那是给自己逝去的亲人做的回家的路标。做完这些七七八八的仪式,到了年三十就要“爆竹声中除旧岁”了,把过去一年所有的不如意统统都炸上西天,欢欢乐乐地迎接新的一年。

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周而复始变化甚微,不管朝代如何变换,农民都要日复一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、每一粒收获都要拿汗水去换的日子。节气是他们生活的指挥棒,人们只有受制于它,却无力干涉它丝毫。赶上旱灾涝灾,辛辛苦苦了一年免不了拉饥荒,无奈的农民只有把希望寄托给来年,用虔诚的“过年”仪式,祈祷上苍的保佑。记得小时候,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母亲,一到过年就变成了笑脸,而且对大年下的不吉利话尤其忌讳,就是吃坏了肚子也不让吃药,“过年吃药,一年吃药”。可见“过年”对中国老百姓有多么重要!

习俗的形成需要漫长而稳定的社会形态,春节这个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节日,就是与中国超稳定的漫长的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“过年”最早的记录是公元前1600年前的商朝。人类社

会进入近代工业文明后,人的生存由被动靠天逐渐变成了主动靠人自己的科技创造力,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也快速融入工业文明的大循环中。物质由匮乏变成过剩;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回家的路也越来越畅通便捷,况且还有免费的可视通话。回家团聚、穿新衣,吃年夜饭,祭天祭地祭祖宗,这些过年的习俗对现代人的吸引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即便当下的名家写过年,也多是“儿时情怀总是诗”的风格。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的年更有趣,其实是与过去的日子太单调太贫困有关。一年只能置办一件新衣的话,肯定得等过年;一年只能吃一顿全面饺子的话,也一定是留着过年的专利,所以那时的年自然会成为人们最美好的记忆。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”。这是《诗经·蟋蟀》里的诗,大意就是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了,马上就岁末要过年了,再不欢乐一下,一年可就没了。后来儒家文献《礼记》中记载了子贡因对这一“一国之人皆若狂”的节日不满,去问孔子的故事。孔子对子贡说:农耕生活一年四季都是艰辛的劳作,生活很枯燥、很艰辛,“一日之泽”,滋润地过一下是必要的,像晒干的肉似的不润泽一下,生命还怎么延续?

即便今天的物质生活和过去比天天都像过年,因科技水平的提高,如今的人们工作也不像农耕时代那么艰难,但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不易依然使大多数人倍感艰辛。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不容易,但这一年毕竟在失望与希望中过去了。在春节这个即将春回大地的日子,把紧绷的弓放松一下,去“家山泉石寻旧忆”,哪怕就短暂的几天。“千门开锁万灯明”“举杯互敬屠苏酒”,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,暂时忘却一年的烦与忧,欢欢乐乐过大年,在家人的互助互爱中,迎接一个新的春天的到来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,也是华夏大地上最美的风景。

2024年是农历甲辰龙年,《尔雅翼》记载:龙“角似鹿、头似驼、眼似兔、项似蛇、腹似蜃、鳞似鱼、爪似鹰、掌似虎、耳似牛”;这个大自然中并不存在的神异动物是融合了蛇、鳄、鱼、鲛、猪、马、牛、鹿等众多动物和雷电、云、虹、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集合体。它不仅能飞天潜水兴雨布云,从伏羲时代起,龙还与权威结合在了一起,有了威严的象征意味。今年是龙年,虽然龙作为权威的象征意义已淡化和消失,但龙在人们心中依然寄托着很多美好的想象。